



作为中国当代知名学者,刘梦溪先生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、明清文化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,著述如山洞之清泉,次第倾泻而出。2010年5月,作家出版社将梦溪近年来有关学术与文化类文字合辑,编为散文集《书生留得一分狂》出版。书中收录文章依体例分为四卷,卷一“切问而近思”,卷二“文明的共相”,卷三“学术贵知音”,卷四“了解之同情”,连同“卷前小引”与“后记”共计55篇文章24万字。由于大部分文章于成书之前首发于报章或作者博客,笔者皆曾留意,故此番再读如晤故人,继而对于我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人物之了解又进一层,快慰无已、喜幸无量也。

身为知名学者,刘梦溪的文采辞藻之宏富自不待赘言,尤为引人注意的,无疑是其思想的穿透力与纵深度,以及“为中华文化护法传薪”的一身胆魄与毅力。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乃是他的念兹在兹、一刻未曾去怀的为学理念,故而书中在可见著思想之深邃宏远与独立不倚。由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题赠女作家木令著的一句“书生留得一分狂”,他想到了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”;由震动世人的汶川强震,他想到了孟子与马一浮所揭示的“动心忍性、多难兴邦”;由惊艳寰宇的北京奥运,他想到了中国传统的“待客之道”和“客亦有道”;由陈凯歌执导之《梅兰芳》,他想到了“文化的隔膜”与“文化的差异”;亲眼目睹到“首善之区”的学童面对“小升初”所遭遇的困扰与纷繁,他联想到当前教育体制存在的利弊与缺失……总之,对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命运,对于当下中国的诸多文化事件,梦溪先生无时不在深层次的思考、思索与思

辨之中。所谓“学而不思则罔”,先生之才学已达至博雅之境域,而其思想亦正与时事俱进、登高奋进。石涛倡言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读梦溪之文,可知思想亦当随时而演进矣。

诚如“后记”所言,书中多篇文字“都是很花心思很用情的文化书写”,散发着浓郁芳馨的中国文化味道,读来令人心醉神迷。“情”之所至,其文必真,而以“文化书写”出之,则文采、思想尽在其中。卷一之中《竹柏春深护讲筵》——白鹿洞书院访学记一文,未可以寻常之游记文字看待,乃是以散文笔法所写的学术文章,实则包孕着作者绝大的才思笔力。在探究回顾了白鹿洞书院千余年历史之后,作者概述了2008年春天访学白鹿洞书院的庐山之行。看似仅是陈述书院之人文史迹与山川景致,实则在知者看来,此篇实为作者研究宋学的课题之一,乃因脱略外在行迹之后,作者之主旨用意仍在礼教朱熹、陆九渊等宋之大儒,并借此以倡扬宋儒视为社会人伦基本价值的“敬”之一字,以为“主敬”思想应是对于儒家思想的一种有益补充。先生此论,已然穿越时空,由喧嚣杂乱之下重返理学清明之宋代,予人教益不浅。尤其在当下社会,红尘扰攘、功利逼人,普通民众之心思早已躁动浮滑、渐次下堕,人与人之交往日趋冷落乃至诚信难觅之境地,当此之时,梦溪先生重新标举出宋儒看重之“主敬”二字,对于世道人心,正有拨乱反正之效在焉。

名画家、大学者范曾乃梦溪之挚友,故此,二人相知之深,有非常人所能知悉者然。读《“艺术是克服困难”——看〈范曾〉寄遐思》,可见梦溪评论文字之精彩绝伦。在简略点明了范曾的家学渊源与文化传统之后,他给出了两句话的评价,“他还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者”,“范曾还是一位不待文王而兴的豪杰之士”,表示范曾曾在传统人物画的创制与中国文化的积累蕴蓄等诸多方面,克服了来自外在环境、生理极限等多重困难,才能孕育出醇厚而纯正的中国文人之韵律气息。“在范曾身上,中国文化的因子,文化的精神力量,表达得非常充分”,“范曾的

成功,是由于他承继的文化传统,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……他通过画笔对历史上属于文化典范的人物作新的诠释,使得他能够与传统对话,与古人交谈,自然也就接触到了中国文化的庭院深深之处”,“他身上拥有的东西,就是我们想重建的东西”。不烦多言,却在在语中的,确乎大家手笔。

针对文化、学术所思所虑之外,梦溪对于两岸政治现状与当代世界之潮流走向,亦具极为洞明深切之认知。在卷二之《张艺谋电影的普世价值》一文中,他提到了张氏执导的《英雄》,略作点染评论之后,他笔锋一转,谈到了军事与用兵:“然今日之天下,以兵为戏,已司空见惯。连珠于兵家五事的阿扁陈也欲指其间,不亦悖夫。国共两党争战二十余年,中有日人进犯屠戮,中华大地,血流漂杵。50年小息,无论大陆还是台湾,都不过是小成,何敢闭目高蹈而忘其来路。儒家反‘认贼作父’,佛家忌‘认贼为子’。贼子贼父之不可倚,三尺童子如得母教尚且有知,当政者倘如智障,岂能不晓乎。”今日之海峡两岸固已风日晴和,难觅剑影刀光,而当梦溪撰述此文之2007年初春,台海关系一度剑拔弩张,予人风雨欲来之感。先生洞察彼时情势,以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胸襟气魄审视之、挥发之,语虽简要,却有大义存焉。尤其最末一句,用以审度日下之朝韩关系乃至世界大势,亦属不刊之至论。文中着重阐述了张艺谋之电影艺术具有“关注人性与自由的普世价值”,立论恢宏阔大,实为绝佳的艺术赞赏文章。近日,张艺谋获得美国耶鲁大学颁发的艺术学荣誉博士之殊荣,显示出其艺术成就与造诣已获致国际社会之认可与瞩目,足见梦溪识人眼光之精准深邃也。

卷三“学术贵知音”,收录了若干篇《中国文化》“编后记”及在有关学术院所作的演讲词。其中,他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所作的一次讲话《博学于文,行己有耻》,对于当代青年学子有勤勉激励之效用。著者拈举出孔子、孟子、王阳明及顾炎武等先贤往圣的传道之语,以为“好学、力行、知耻,其

实应该成为我国公民的公德和美德”,借此指引每一个生命个体修身明道,不懈提升自身的思想与道德境界。其间所透露出之苦心孤诣,正与当前国家倡导建设和谐型、学习型社会相呼应,可堪成为当代青年恪守遵循之行为准则。卷四名为“了解之同情”,收录了怀念赵朴初、王元化、龚育之、季羡林、柳存仁、萧蓬、丁聪、王昆仑、张舜徽等人的文字,缅怀追念往昔相与交游论学的师友知己,阐扬其学术生命中的亮点与高峰,间或穿插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,文风古雅淡定、雍容和缓,无一不是至情至性的文化散文。尤其《怀念柳存仁先生》一文最见情深意挚,详述二人交往之细节并附录数封存仁先生书简,品鉴其人学问精神,乃至其日常居家之琐事,平实中肯、言辞恳切,读至“无齿(耻)之徒”及“心斜则笔斜”诸处,尤可引人发一会心微笑。学人之间的君子之交与文人雅趣,于此篇或可窥见一斑。

纵观《书生留得一分狂》一书,可知刘梦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,广采博收先秦子学、宋明理学及晚清新学等学术体系,秉持宋儒张横渠“为往圣继绝学”之训示,然于国事、天下事亦时刻萦绕于胸中脑际,借“传统文化”解读“当代中国”,立论高屋建瓴、博观约取,孤踪独往且不落前人窠臼,加之文字风格古雅清秀、识见卓异非凡,故而下笔之际,乃能积健为雄、妙论迭出,显露处浑融老到、高迈超群的艺术思辨与学理分疏能力,尽显高远深邃之文化学者气象。

明代大画家沈周雅擅山水,尝绘制《庐山高图》以贺其师陈宽醒庵先生七十大寿,并题长歌于画上,中有句云“我常游公门,仰公弥高庐不崇。丘园肥遁七十祀,著作楷白发如秋蓬。文能合攻诗合雅,自得乐地于其中。公乎浩荡在物表,黄鹤高举凌天风”,于醒庵先生之道德文章与不求闻达之淡泊品行极备推崇,以为可比庐山之高崇博大。今年恰逢梦溪先生七十寿辰,无以为贺,谨以此诗奉呈致意,祈愿先生年过古稀之后依旧挥写不辍,运博雅深邃之思再创妙文佳构,以造福于学林艺界。

股动,心动

——读杨鹏《投资家》有感 □雷 静

20世纪初华尔街最伟大的股票和期货投机人Jess Livermore在其名著《股票作手回忆录》中开篇写到“华尔街没有新事物”,因为投机像山岳一般古老。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如山岳般古老的行当里,人们仍在苦苦思索“能否战胜市场”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投资命题,而且很少人能真正领会其中的要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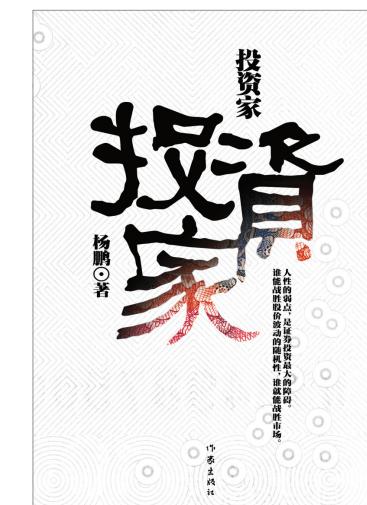
由于我的工作是财富管理,所以非常关注有关“战胜市场波动”的任何答案线索。杨鹏先生,一位大学讲堂的老师,一位资本市场上的总监级人物,一位商场帷幄的成功人士,天生具有学者气质,喜欢咖啡的他,非常愿意将股道与咖啡一样与人分享。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投资家》是杨鹏有关股市的最新力作,在这本小说中他给我们讲了一个“战胜市场波动”的哲理故事,再次让我感到深谙咖啡品味和推崇格调生活的他,对股市波动的感悟也是如此深刻。

书中的女主人公秦枫是东方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成长型基金管理人,她年轻、漂亮,高学历、高智商,利用自己发现的“随机数据中的偏向性数据模型”战胜了股票市场的波动,最终在资本市场上赢得了终极胜利。书中“逆向投资交易体系”是秦枫傲视股市的绝门神器。世上到底有没有这种模型或交易体系,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,杨鹏其实在告诉我们,投资股市有一种最古老的秘诀叫信念。“逆向投资交易体

系”不过是秦枫对股市投资技巧的信念象征罢了。其实,每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战胜市场的波动的信念。比如,索罗斯有反身性理念,巴菲特有价值投资理念,他们投资风格不同,但是都有自己的投资理念,并且坚信自己的理念能够战胜市场,最终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秦枫是索罗斯和巴菲特的门徒,她和两位大师一样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投资理念,并且坚持下来了,最终自己成为了大师。

道理往往是很简单的,但是真正做到的却没有多少人。在今天的资本市场上,缺少的往往也是信念,泛滥的往往是盲动。在市场的波动面前,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。大多数人今天相信巴菲特、明天相信索罗斯,一会儿跟着江恩选股,一会儿跟着罗杰斯选股,最终发现相信哪个大师都没有让自己赚到钱。这到底是大师错了,还是自己错了?读完杨鹏的《投资家》,我感到错不在大师,还在自己,因为我们在市场波动面前缺乏一颗像大师那样坚定的心。

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到了《六祖坛经》记载的一则故事:禅宗六祖慧能法师和僧人们在讲经会上谈经论道,突然风吹动了经幡。这时,一个僧人说,这是风在动;另一个僧人则说,这是幡在动。两人争论不已。禅宗六祖慧能法师站出来,其实风没有动、幡也没有动,而是你们的心在



动!呜呼!在股市上不也是这样的吗?有人说为什么股价总是在毫无规律地乱动啊,其实乱动的不是股价,而是你的心。在充满惊涛骇浪的股海中,对自己投资理念的坚定信念就是一个强有力的锚,不让我们的心在股海中随波逐流,沉沉浮浮。

我们渴望在资本市场获得成功,但是一定切记,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交易体系,并坚持下去,就如同小说中秦枫执著地追求和坚持自己的“逆向投资交易体系”。小说的最后,有人问秦枫,为什么能够摆脱绿色对于股票市场的心理障碍?为什么爱身着一身绿衣出入股市和赌场?秦枫回答:“因为,绿色在我眼里代表春天的蓬勃向上!”我想,绿色在我们眼里代表着股价的下跌和资产的缩水,大家避之唯恐。但是,如果我们有了像秦枫一样的信念,我们就能够打破股市“绿色”的魔障,让绿色变成蓬勃向上、充满希望的春的颜色,装点我们的财富人生。



博雅深邃见真赏

——读刘梦溪《书生留得一分狂》 □张 咏

辨之中。所谓“学而不思则罔”,先生之才学已达至博雅之境域,而其思想亦正与时事俱进、登高奋进。石涛倡言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读梦溪之文,可知思想亦当随时而演进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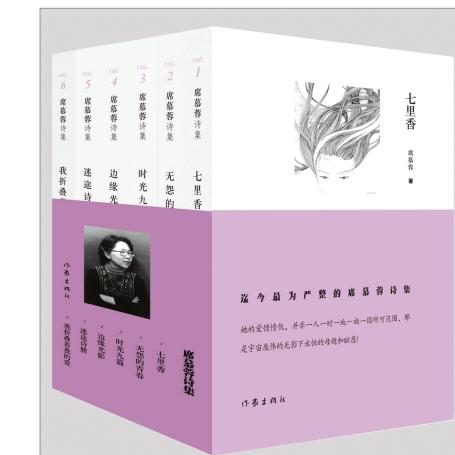
诚如“后记”所言,书中多篇文字“都是很花心思很用情的文化书写”,散发着浓郁芳馨的中国文化味道,读来令人心醉神迷。“情”之所至,其文必真,而以“文化书写”出之,则文采、思想尽在其中。卷一之中《竹柏春深护讲筵》——白鹿洞书院访学记一文,未可以寻常之游记文字看待,乃是以散文笔法所写的学术文章,实则包孕着作者绝大的才思笔力。在探究回顾了白鹿洞书院千余年历史之后,作者概述了2008年春天访学白鹿洞书院的庐山之行。看似仅是陈述书院之人文史迹与山川景致,实则在知者看来,此篇实为作者研究宋学的课题之一,乃因脱略外在行迹之后,作者之主旨用意仍在礼教朱熹、陆九渊等宋之大儒,并借此以倡扬宋儒视为社会人伦基本价值的“敬”之一字,以为“主敬”思想应是对于儒家思想的一种有益补充。先生此论,已然穿越时空,由喧嚣杂乱之下重返理学清明之宋代,予人教益不浅。尤其在当下社会,红尘扰攘、功利逼人,普通民众之心思早已躁动浮滑、渐次下堕,人与人之交往日趋冷落乃至诚信难觅之境地,当此之时,梦溪先生重新标举出宋儒看重之“主敬”二字,对于世道人心,正有拨乱反正之效在焉。

名画家、大学者范曾乃梦溪之挚友,故此,二人相知之深,有非常人所能知悉者然。读《“艺术是克服困难”——看〈范曾〉寄遐思》,可见梦溪评论文字之精彩绝伦。在简略点明了范曾的家学渊源与文化传统之后,他给出了两句话的评价,“他还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者”,“范曾还是一位不待文王而兴的豪杰之士”,表示范曾曾在传统人物画的创制与中国文化的积累蕴蓄等诸多方面,克服了来自外在环境、生理极限等多重困难,才能孕育出醇厚而纯正的中国文人之韵律气息。“在范曾身上,中国文化的因子,文化的精神力量,表达得非常充分”,“范曾的

成功,是由于他承继的文化传统,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……他通过画笔对历史上属于文化典范的人物作新的诠释,使得他能够与传统对话,与古人交谈,自然也就接触到了中国文化的庭院深深之处”,“他身上拥有的东西,就是我们想重建的东西”。不烦多言,却在在语中的,确乎大家手笔。

针对文化、学术所思所虑之外,梦溪对于两岸政治现状与当代世界之潮流走向,亦具极为洞明深切之认知。在卷二之《张艺谋电影的普世价值》一文中,他提到了张氏执导的《英雄》,略作点染评论之后,他笔锋一转,谈到了军事与用兵:“然今日之天下,以兵为戏,已司空见惯。连珠于兵家五事的阿扁陈也欲指其间,不亦悖夫。国共两党争战二十余年,中有日人进犯屠戮,中华大地,血流漂杵。50年小息,无论大陆还是台湾,都不过是小成,何敢闭目高蹈而忘其来路。儒家反‘认贼作父’,佛家忌‘认贼为子’。贼子贼父之不可倚,三尺童子如得母教尚且有知,当政者倘如智障,岂能不晓乎。”今日之海峡两岸固已风日晴和,难觅剑影刀光,而当梦溪撰述此文之2007年初春,台海关系一度剑拔弩张,予人风雨欲来之感。先生洞察彼时情势,以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胸襟气魄审视之、挥发之,语虽简要,却有大义存焉。尤其最末一句,用以审度日下之朝韩关系乃至世界大势,亦属不刊之至论。文中着重阐述了张艺谋之电影艺术具有“关注人性与自由的普世价值”,立论恢宏阔大,实为绝佳的艺术赞赏文章。近日,张艺谋获得美国耶鲁大学颁发的艺术学荣誉博士之殊荣,显示出其艺术成就与造诣已获致国际社会之认可与瞩目,足见梦溪识人眼光之精准深邃也。

卷三“学术贵知音”,收录了若干篇《中国文化》“编后记”及在有关学术院所作的演讲词。其中,他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所作的一次讲话《博学于文,行己有耻》,对于当代青年学子有勤勉激励之效用。著者拈举出孔子、孟子、王阳明及顾炎武等先贤往圣的传道之语,以为“好学、力行、知耻,其



金秋十月,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一套素美精雅的小书——“席慕蓉诗集”(六卷):《七里香》《无怨的青春》《时光九篇》《边缘光影》《迷途诗册》《我折叠着我的爱》。前四本多年前曾经在内地出版过,后两本则是第一次与内地读者见面。

这套诗集开本小巧,结构雅正。素净的封面下微微可见多彩的衬纸,高雅中微露童心顽皮。口袋书似的开本是贴身也是贴心的,您可以随身携带随时翻阅,如果有一首诗或者一句话深得您心,请您停下来,慢慢欣赏慢慢品味,与它多多地共处共享几日。这是作者的愿望,也是我们出版人的愿望。作者感慨地说:“我用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写诗,也不过才得了这三百多首,得了这六卷诗集,不算多。所以我请求读者朋友不要急于读完它,不要一个晚上把它全部读完,请您慢下

来……”席慕蓉的诗作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大陆后,曾风靡一时,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。诸如“如何让你遇见我/在我最美丽的时刻”,“在年轻的时候/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/请你,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”等诗句被无数少女传抄、背诵。但在如今诗歌不景气、人们都忙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浮躁年代,这样集中推出一个诗人的作品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?我们认为当今的人们仍然需要诗歌的美丽与超越,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。尤其是席诗,纯净美好,自然灵动,简简单单一句话,却常常直指人心,令人潸然落泪。这样简洁而又动人的诗句也许正适合快节奏的生活。

由于是对席慕蓉几十年所写诗集的总结性出版,加上多年来内地盗版众多,错讹百出,这次出版她非常谨慎,分别写了前言,并亲自严格审订了两次,一个细微的毛病也不放过。比如,《一棵开花的树》的最后几句:“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/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/那不是花瓣/是我凋零的心”最后一句许多人的记忆是“那是我凋零的心”,多个“那”字。席慕蓉就与编辑反复吟诵,找到最佳的乐感,还是维持原诗的写法。她讲到,这些诗的每一个字她都进行过反复推敲,也反复书写过多遍。由此,可以说这是一套目前内地最为严整的席慕蓉诗集。

这套诗集按席慕蓉写作时期和在台湾出版的时间顺序编排,收藏了诗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,作者分外珍重。“从诗中回望,只觉得前尘如

有一种丰富叫简单

——关于《席慕蓉诗集(六卷)》 □张亚丽

梦,光影杂沓,那些原本是真实生命所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,却终于成为连自己也难以置信的美丽遭遇了。”从这套诗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席诗的变化,她的诗从内容到风格都在慢慢地发生变化:早期她多写爱情、自我的忧思与喜悦,风格婉美抒情;中晚期则多写乡情乡愁,写“对久远的美好的已经消失了的事物的追念”,写对生命、人生以及人类的思考、体悟,风格更为清净高远,悲悯通达,更加震撼人心。在迢遥的岁月中,诗人从心底流出的美丽诗句不仅给世人带来了珍贵的财富,也使诗人自身的人格一步步成长、成熟、博大。所以,尽管人们总是“拿席慕蓉的诗,来做多愁年岁的安慰或者重寻旧梦的触媒”,而对于席慕蓉来讲则是从没有企求的,写诗只是她自身的需要。她说,“诗歌是我的痴狂”,“我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强求过”。她只是径直在这个过程中表达自己、认识自己、平复自己,不知不觉中成长成熟,勇敢强大,从而达到了自由、通达、圆融。

值得一书的是,不管她的诗集留下了怎样的岁月痕迹,有了怎样的变化,她的诗中却永远保有一颗初心,永远纯真美好、明净自然。这种风格既使她得到众人的追捧,也招致一些人的非议。但我说,这是她最可贵也最难企及的品质。她的简单绝不是简陋,她的朴素也绝不是匮乏:“可是谁又比谁更强悍与坚持呢?是那些一心要到达完成的人/还是终于迷失了路途的我们”,“一直忘了问你/在皮影戏里最曲折动人的情节/到底是光还是那影子”,“我需要有足够的智慧/来决定/幕落的时间”,“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/就不肯说一次倾心的相遇”,“匍匐于泥泞之间/我含泪问你为什么/为什么时光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/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前来然后退下/为什么只有它可以/浪掷着一切的美一切的爱/一切对我们曾经是那样珍贵求的/温柔的记忆”……在这里天地光明,在这里移山断流,在这里“诗也简单,心也简单”,仿佛和风细雨,一念而成,然而我们却禁不住地战栗,禁不住地泪流满面。这是一种蕴含着无限丰富、浓郁、繁华的简洁,是历经了万千体悟、万千证悟之后的本真,是一种低调的奢华,仿佛“富翁浪费的朴素”。所以,如果您简单地认为她简单,我只能说您不懂。她的这种明净与超越,绝不是可以轻易得来的,这是她的成长环境、教育背景和天赋的颖悟所决定的。如果套用《亮剑》中李云龙“有一种胜利叫撤退,有一种失败叫占领”的句式,那么对于席慕蓉的诗,我想说:有一种奢华叫朴素,有一种超越叫本真,有一种丰富叫简单。

最后要欣喜地告诉大家的是本套书中的另一个亮点:每本书中皆配有席慕蓉亲笔所绘的针笔插图,读者由此可领略到席慕蓉各个时期针笔画的风格。我们知道,席慕蓉14岁起就致力于绘画,她是专业画家,至今她的主业仍是美术教授。

创造是小说之魂

——从《公务员笔记》到《白道》的艺术创造 □刘英武



沉寂一年多的王晓方出现在2010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,新浪视频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华读书报分别对他进行了采访,他集中谈的主题,就是小说要进行“创造”。他深深懂得,只有创造,才能赋予小说生命力;只有源源不断地创造,才能使小说不重复自己,更不重复别人。也许正是这种创造精神